

H o u r g l a s s   a n d   C a n d l e

外国奇情悬念故事集

# 沙漏和蜡烛

H o u r g l a s s   a n d   C a n d l e

H o u r g l a s s   a n d   C a n d l e

申逸文 / 编译

幽灵

血字之谜

沉默的被害人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71 0445 3

申逸文 / 编译

H o u r g l a s s   a n d   C a n d l e

外国奇情悬念故事集

# 沙漏和蜡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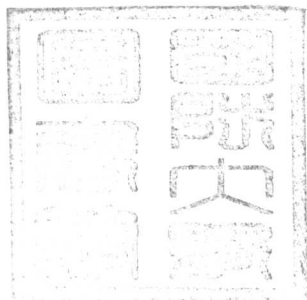
Hourglass and Candle

Hourglass and Candle

幽灵

血字之谜

沉默的被害人



当代世界出版社

## 目 录

1	盲人医生
13	沙漏和蜡烛
25	迷宫谍影
32	智破冤案
45	躲在屋顶上的人
56	红木衣橱
67	新娘失踪
73	高个子女郎
85	幽灵
97	教堂事件
104	十字路口之夜
116	奇怪的疯子
126	蹊跷的杀人事件
135	茶会疑案
158	亚森·罗平被捕记
169	亚森·罗平被囚记
189	亚森·罗平越狱记
208	断崖上的情人

226	血字之谜
240	沉默的被害人
249	失踪的职员
261	莫洛街凶案
271	掉包计
276	失窃的项链
282	中国宝匣
290	疯狂的报复
304	金婚阴谋
322	伦敦的黑眼睛
351	火! 火! 火!
358	东京诈骗谋杀案
365	QL696.C9

## 盲人医生

一八五一年七月十七日，哈斯勃鲁克先生在拉菲特广场柱廊街其寓所卧室里被枪杀身亡。凶手立即逃之夭夭，没人看到他是谁。警方面临的难题是既无踪迹又无线索。案件交给三十岁的警探格吕斯进行调查。以下是他五十多岁时讲出来的。

时间在午夜以后，我到达拉菲特广场时，柱廊街家家户户亮着灯，男男女女站在各自门口或躲在巨柱后面看，情绪激动。我走进一排住宅中的一幢房子。

这家人包括哈斯勃鲁克先生、他的妻子和三个用人。那天晚上十一点时，大家睡着了，只有哈斯勃鲁克先生没有入睡，他经常失眠。

哈斯勃鲁克太太忽然惊醒，不知是在梦里或是真的，她听到了一句话，又听到近房门处传来一声枪响，吓得用手去摸身旁的丈夫，这才发现他不在床上。她急忙摸黑起床，听到有个陌生声音说：“上帝！我干了什么啊！”这回肯定不是做梦，她双腿发软，几乎瘫倒。随即听到有人走下楼梯，出了前门，把门关上。她稍定下心来，把床边灯点亮。灯一亮，她看到丈夫倒在房门内侧地上，前额被一颗子弹击中，死了。她马上拼命摇铃叫来住在顶层的三个用

人。他们刚到门口，她指指地上的尸体，再也支持不住，一下子昏过去了。两个女佣赶紧进来照料她，年老的男佣则打开窗门朝外大声叫喊。

从先到现场的警察那里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开始调查。卧室里没有搏斗痕迹，看来是哈勃鲁克先生睡在床上，听到什么声音后起床查看，还没走到房门口就被一枪打死。我再检查楼梯、大厅和前门，找不到有用的线索。猜想凶手是从前门进屋的，或在前门锁上前已经躲在屋里了。

我在会客室和哈勃鲁克太太谈话。我问道：“据说你曾听到凶手在行凶前说过什么话，是吗？”

“噢，是的，”她回答说。“那时我如梦似醒，好像听到一个陌生人在对什么人怒喊说：‘你没想到我会来吧！’但我没想到会是我丈夫说的，他从未与人结仇。接着一声枪响吓得我全醒了。”

“但是开枪的人显然认识你丈夫，”我说，“同时他说的话证明，他是有备而来的。也许你不知道丈夫有仇人。”

“不可能！”她坚定地回答。“我认为凶手只是一个夜盗，开枪打死我丈夫后，吓得不敢偷东西就逃走了。我清楚地听到他走之前说：‘上帝！我干了什么啊！’由于我没想到是我丈夫被杀，因此没去开窗看看逃出去的是什么样的人。”

我又问：“据说昨夜你们家前门没锁好。”

“是没锁好。”她说，“前几天门上弹子锁的钥匙坏了，门锁不能锁，我丈夫拿钥匙去修，至今没修好，因此前门没锁上。而他还笑着说：‘我想没有人会在夜里闯进我的家来。’谁会想到……”

我看到她悲伤不已，不忍心问下去，就告辞了。我走出前门，忽地看到一位非常美丽又有风度的女人靠在她丈夫身上。她丈夫的眼睛纹丝不动，显然是盲人。我想起曾听说这条街有位盲人医生，名声和医术很好。果然是他，因为我听到他妻子柔声说：“进去吧！明天你有许多病人要看，去睡吧，好吗？”他点点头。当她挽着他进屋时，他说：“一墙之隔的邻屋发生了谋杀案，哪还能睡着！”

我很想了解一下这位著名的盲人医生，问了附近一个人，他告

诉我，查布里斯基医生并非天生盲人，他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生了一场大病，眼才瞎的。但他克服一切困难坚持行医，终于取得成功。他在病前订婚，眼睛后提出解除婚约，女方不同意，就于五年前结了婚。夫妻俩相亲相爱，住在这里三年了。

我们警方经全力调查，排除了仇杀的可能性，又寻找可能作案的夜盗，结果也一场空。

我忽然想到，哈斯勃鲁克先生被枪杀后，曾有一声女人的尖叫。发出尖叫的女人是谁？当然不会是他的太太，因为她当时吓得话也说不出，连叫用人也只能用摇铃。也不会是女佣，正是两个女佣说是在下楼前听到这声尖叫的，仿佛来自隔壁人家。于是我决定去访问查布里斯基医生和太太。

查布里斯基太太在会客室接待了我，看了我的名片，说：“我好像看到过你，但想不起你是哪一位。”

我说：“我想你是在你邻居发生惨案的夜间见到过我，当时我来调查谋杀案。”

“警探先生，我不明白你我之间有什么可谈的。”

我回答说：“那起谋杀案，你是隔壁邻居，有件事想打听一下。”“好吧，你有什么要问的，我将尽力回答。”

我问：“你隔壁老先生被杀的那天晚上，有个女人叫喊得全街都听到了，你知道那女人是谁吗？”

她用手按住我的嘴，我感到奇怪，用眼神问她怎么回事。她转过头去看着房门口，我恍然大悟，因为我已看到她丈夫走向会客室来，她是害怕他听到我们的谈话。他终于走到会客室门口，耳朵对着我们。

人们说盲人有第六感觉，虽然我们都屏着气不出声，他却问道：“海伦，谁和你在一起？又是一个亲爱的朋友吧？”

她只好站起来朝他走去，说：“不是朋友，是一位警方人员，来告诉我一件小事，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会到你办公室来的。”

“一位警方人员？”他那双失去视力的眼睛转向我，勉强笑道。“不，他不是从警察局来的，而是上帝派来的。”

“让我替你说，”她急忙插话，站到他身边对我解释：“自从哈斯勃鲁克先生非正常死亡后，我丈夫竟产生了一种荒谬的幻觉。他，他，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竟认为是他谋杀了哈斯勃鲁克先生。”

“我的上帝！”他喊道。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她说，“他是个盲人，即使想开枪杀人也做不到，何况他没有手枪。他和哈斯勃鲁克先生无冤无仇，为什么杀他呢。他显然是被吓得精神错乱了。”

医生仍像自动机器那样反复说：“我杀了他，我到他卧室杀了他。我对他是无冤无仇的，因此我非常懊悔。请逮捕我，让我为我的罪行受到惩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心安。”

她恳求我说：“请你说服他。你提问题，引导他认识到自己没有杀过人。”

我一时头脑也冷静不下来。她说得有道理，我倾向她的观点，他是精神错乱了。而他则已伸出双手，准备我为他戴上手铐。

“你说你杀了哈斯勃鲁克先生。”我开始问他，“你的手枪从哪里得到的？藏到哪里去了？”

他马上说：“手枪是在我犯谋杀罪的同一天晚上，从我一位朋友那里买到的。我不会说出他的姓名，说也没用，他已经到国外去了。我走出哈斯勃鲁克家前门后，就用力把枪掷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

我也马上说：“可是我们从未找到手枪。如果有人拾到，得知发生过可怕的谋杀案，会交给我们警察局的。”

“请你不要忘记，”他说，“好的手枪很值钱，有私心的人拾了不会交出来。现在你可以逮捕我了吧？”

“我没有逮捕证，”我说。“何况此事非同小可，我作不了主。如果你坚持你说的话，我将报告上司，由他们作出决定，好吗？”

“我同意，”他说。“你们可以随时来逮捕我。再见了。”

他走后，我对他的妻子说：“一个人承认自己杀人，而这人又不是他杀的，这很少见。因此我们会十分重视，仔细调查，不会轻易对他采取行动。”



她对我表示感谢，并说：“我原希望日子久了，工作忙了，他能摆脱幻觉。谁知他依然如此，你不会相信他吧？”

“太太！”我换话题，重新提出原先想问的：“你为什么在本街的人还不知道有谋杀案发生以前，就发出一声那么可怕的尖叫？”

她全身哆嗦，终于说：“我叫过吗？如果叫过也与谋杀案无关，而是因为我看到我以为死去了的波基普西的丈夫站在家门口，脸色苍白，模样怪异，像个鬼魂，才吓得叫起来。他随即解释说，他从火车上跌下来，没丧命是奇迹。话未说完，忽听到隔壁有人叫喊：‘谋杀！谋杀！’想来他自己刚死里逃生，又听到有人被谋杀，不禁产生了自己杀人的幻觉。”

“你说你丈夫夜里突然回家吓了你。他常在深更半夜独来独往吗？”

“你忘记盲人是日夜不分的，”她说。“不过那天晚上有用人哈莱陪他到火车站去。”

“那好！”我高兴地说，“我们只要问问哈莱，就知道你丈夫是否去了邻居家。”

“哈莱已经不在我家了。”她说，“我丈夫换了一个用人。再说哈莱那天夜里没有跟他一起回来，第二天才拿着医生的药箱回来的。”

“你有没有问过哈莱，为什么在你丈夫差点丧命以后，会让他独自回来？”

“我当时没想到这个问题，”她说。“过后想到已来不及问了。”

“哈莱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不过哈莱没跟我丈夫一起回来，能证明什么呢？”

“也许能证明你丈夫出了意外后精神错乱了。”

她傲慢地说：“即使你能证明他当时处于精神错乱状态，我也不相信他能杀人。一个人要有好眼力才能夜里闯进人家关好的门，并在黑暗中一枪把人打死。”

“正好只有盲人能够做到，”门口传来这样的话。“一般人要用眼睛才能看到目标，而盲人相信听觉，因此当哈斯勃鲁克先生一开

口说话，我就……”

“噢！”他妻子叹了口气。“难道没有人能使他不再说这类话吗？”

我把详细情况向上司作了汇报后，有两位是查布里斯基医生的朋友，认为医生不会是凶手。而第三位似乎有不同意见。既然意见不一致，大家认为最好请查布里斯基医生来当面谈谈。

第二天下午，查布里斯基医生由妻子陪同来到警察局。询问一开始，他就说：“是我杀了哈勃鲁克先生。如果你们问我原因，我不能回答。如果问我经过情况，我准备详细陈述。”

我的一位上司说：“但是，医生，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想知道原因，如果你真要我们相信你是凶手，那么，你必须说出你为什么非要杀死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老人。这与你的性格和为人太不一致了。”

医生毫不犹豫说：“我没有理由杀死哈勃鲁克先生。即使你们问一千遍也只能得到同样一个回答。还是问我经过情况吧！”

我悄悄地对最靠近我的上司 D 说：“问他怎样进入那家房子的。”上司 D 照问了。

“你们可能不会相信我，”医生说，“门是半开着的，因此我很容易就进去了。我离开时再把门关上。”

半夜三更，一位老先生的前门会半开着？在场的上司都认为不可信：医生的太太愁容渐消。我则半信半疑，因为哈勃鲁克太太只告诉我说前门没关好，没说半开着。

“作为一个盲人，”又一位上司提问，“你怎么能那么干净利落地开枪杀人？再有，你熟悉哈勃鲁克先生的家吗？怎么能轻易地摸进他二楼的卧室呢？”

医生的妻子抢先回答：“他一点也不熟悉，从未进去过。”

“嘘！”他阻止她说话。“你应该知道我的本事。有些陌生人看到我在一间从未到过的房间里穿来走去，还以为我能看到哩！”

上司 D 问：“你能开枪打中一个你看不见的人？”

他脱口而出：“给我一支手枪，我打给你们看。”

他妻子低声叫了一下。而我的上司每人在手边抽屉里都放有一把手枪，但没有一个伸手拿出来。

上司 D 对我耳语说：“我看这个案子应该移交给精神病院。”

查布里斯基医生似乎有超自然的听觉，他冲动地说：“不，我求你们了。我受不了被人监视，抓住所谓证据来证明我是疯子。我宁可被马上定罪，处死，受人指责，名誉扫地，这些都是我罪有应得。我不愿受被监视的折磨啊！”

“好，”上司 D 说，“那么你得提出证据来。只有招供而没有证据是不足信的。你甚至提供不出你说是用来杀人的手枪下落，让我们怎能相信你，把你交给检察部门呢？”

“的确如此。”他说，“当时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害怕，掷掉了手枪，一定有人拾去了。你们可以悬赏寻找手枪，酬金由我付。”说到这里，他发觉以上的话是多余的，叹道：“唉，你们应该能够辨别我是否真杀过人啊！”

我们都说不出话来，他的妻子呆若木鸡。

他接着说：“枪是我买来的。啊，上帝！我不能说出他的姓名。”

结果我们无法拘留他。当他被他妻子挽着走出警察局时，他知道将被监视，因而痛苦地说：“上帝！从此以后，我将永远不知道我是否一个人待着！”

接下来盲人医生坐马车到他所有病人家兜了一圈，告诉他们说他不再出诊了，但仍接受门诊病人。

我又听到人们说他妻子那么漂亮，幸亏丈夫是个盲人，看不见人们以怎样爱慕的眼睛争看她的美貌。我还听到一些有关她的流言蜚语。这种话虽常是夸大的，但有姓名（恕我不能说出来）就似乎不是空穴来风了。他为此而妒忌？

我最大的收获之一是找到了哈莱。哈莱说那天晚上十点多时，医生和他一起到达火车站，要他去买火车票。医生一只脚踏上

火车时，有个人挤过去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他听了脚一滑跌下车来，半个身躯跌到火车下面。幸运的是火车开动前医生已被拉出来。他吓得脸色苍白，对哈莱说他要回家，不去出诊了。在医生耳边说话的是斯坦东先生，医生的知己朋友，他扶着医生上了他的马车。医生要哈莱独自坐火车去向病人说明医生出了意外不能去了，明天上午再去。哈莱带着药箱赶快上了火车，第二天没等到医生，却收到一封要他返回的电报。哈莱回到医生家，医生给他一个月工资，辞退了他。

听了哈莱讲的情况，我去找斯坦东先生，谁知斯坦东到国外去了。这说明查布里斯基医生如果真买到手枪，就是斯坦东卖给他的。据调查，斯坦东是在谋杀案发生的第二天早晨乘第一班轮船到欧洲去的，像逃走，因为他没向任何亲友告别。那么他是凶手吗？不是。但他把枪给了查布里斯基医生显然是有企图的。我想，如果顺藤摸瓜，找到谣传与查布里斯基太太有关的男士，再找到这位男士与斯坦东的关系，那无疑对破案会有作用。我终于找到了！据悉斯坦东与该男士有仇。

我心里不愿意也只好去请乔帮忙。乔这种人只要给他钱，他什么人和事都能打听到。我答应给他五十美元后，他第二天就约我到他家去见 T 先生。乔介绍说 T 有非凡的记忆力，能说出任何一天发生的大事。我在纸上写了：“一八五一年七月十七日晚上十点到十一点。”T 看后表示只谈事实经过，不提别人姓名地址。我答应了。于是 T 说，他那晚十点在一家俱乐部玩，然后到一个女朋友家里，一直待到十一点才离开。他说她很美丽，穿蓝色平纹布衣服。我一惊，因为我想起那天夜里我看到查布里斯基太太穿的就是蓝色平纹布衣服。他又说她是有夫之妇，他认为她喜欢他，但没有丝毫要和他发展感情之意，只答应和他见面谈谈而已。T 说完后埋怨我偏偏选中他最厌恶的日子和时间。事后乔向我要去了一百美元。

我准备花一天时间，把我已经知道和想到的理理顺，也许可以结束这起离奇案件了。我的如意算盘被警察局派人送来的通知所

打乱。他们真的要试试盲人医生的枪法，要我也到场观看。

我到警察局后得知，这次试验枪法，是查布里斯基医生为受不了过被监视的日子而再三要求进行的。我的上司们认为，无论试验结果如何，都能肯定或否定他的自我认罪，从而早日结案，因此就同意了他的要求。查布里斯基太太也不反对，她是为了希望早日解决她不胜负担的心事。

试验决定在夜里到远离城市的树林进行。黄昏时乘小木船出发，除了查布里斯基夫妇外，还有一位警长、一位外科医生和我。警长带了一只小钟，说是用来作为盲人医生开枪的靶子。

我们到达泽西树林时天已黑，大家一排站在岸边一块空旷地的一端。查布里斯基太太拿了警长交给她的钟，向前走了一段不长的路到一根树桩旁。她从容地把钟放到树桩上，然后向右走了十步，面向我们站着不动。我相信她现在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她丈夫的一举一动。

警长告诉查布里斯基医生说：“你的太太已经把钟放在一根树桩上，我们把钟定在五点钟时敲响。到时候你听到钟响就可以开枪。这样安排你满意吗？”

“很满意。”他又问，“我太太现在在哪里？”

“她站在树桩右面大约十步的地方。”警长答。

“钟是不是就要敲响了呢？”

“还有五分钟不到。”

“那么，是不是可以把手枪交给我了？让我先熟悉它的形状和重量。”

警长把手枪交给了他。

“感谢上帝，我是个盲人，现在看不见她，”他喃喃自言。他又回过头来对我们说：“请保持安静，我要清楚地听到钟敲响的声音。”他举起了枪。

钟敲响了他立即开了一枪。我们听到钟面玻璃被击碎的声音，说明目标已被击中。我们尚未动弹，钟又敲了一下，他又开了

一枪。我们又听到碎玻璃声音，顿时汗毛根根竖起。我们朝前跑去，看到树桩上有一只钟。那么，另一只钟在哪里呢？大家很快看到站在树桩右面的查布里斯基太太已倒在地上，身旁有一只被击碎的钟，胸口要害处中了一颗子弹，她已快死了。

我们只得告诉查布里斯基医生刚才发生的事。他发出了一声我终身难忘的哀嚎。似乎有超自然的本能，他直线冲到她身旁，俯下身去，尖声叫道：“海伦！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手上沾的血还不够，你要我亲手杀了你？”

她张开闭着的眼睛，看着他的脸，用微弱声音说：“杀我的不是你，而是你犯的罪行。我把我的钟捧在胸口，定在五点差一分敲响，如果你打不中，说明你对哈斯勃鲁克先生的死是无辜的。现在你击中了，子弹穿过破钟进入我心脏，你已被证明是杀死那位好人的凶手，我不要活了。”

“我……我从来没有想要杀他。我……”

“嘘！”她的脸色很可怕，幸亏他看不见。“我还希望能用生命向你证明，我是爱你的。”

他不说话了，用手按住她的嘴唇，回过头来要我们离开他们俩，说他不愿意任何人看到和听到他们的诀别。

随船来的外科医生认为已无法挽救她的生命，就和大家一起走到岸边。我们看到她双手抱着他的颈部，头依偎在他的胸部。过了一会，他抱着他妻子的尸体朝我们走来。

查布里斯基医生抱着他妻子的尸体坐在船中间，我坐在他对面。船划动后，我忍不住对他说了以下的话：

“查布里斯基医生，我对你这起离奇案件已了如指掌。先请听我说你这样好心的人，为什么会枪杀你那无辜的邻居。

“你有个所谓好朋友，常对你说一些传闻，使你对妻子产生了怀疑。你知道他对某人不满意，因此你总把他的当耳边风。但由于你逐渐疑神疑鬼，眼睛又看不见，久而久之，妒忌之火终于在你心中猛烈燃烧。那天晚上，你那个所谓朋友在你刚上火车时，恶毒

地告诉你说，你所痛恨的，其实是他痛恨的某人，现在正在你家里。如果你马上赶回家，可以发现他和你妻子在一起。你气得跌下火车，差点丧命。你被救后，告诉他说，你要有支手枪才回家去。他要你到他家里拿手枪。你答应了，支走了哈莱，你上了他的马车。

“你拿到手枪后，藏到口袋里，步行回家，在半夜前到达你住的街区。在一般情况下，你总能走到家门口。可当时你由于满腔怒火，脚步比平时快一些，以致你走过了头，走到了一户之隔的哈斯勃鲁克先生而不是你自己的家门口。你们一排住宅的前门都是相同的，只有你家门旁有一块医生招牌，你没想到去摸一下，否则你会发现走错了人家。你拿钥匙开门，塞是塞进锁孔了，但扭转时很费力，由于用力过猛，钥匙弯了。这又一次能提醒你走错人家了，可是你又错过了机会。你急于想进屋去，就一手按门，一手用力拔钥匙，钥匙拔出来了，门也推开了，这是因为他家没锁门，你却喜出望外进去了。你们一排住宅的房间和楼梯位置也相同，但屋里气氛和家具摆设各异，你又由于头脑发热而忽略了，否则你该回家而不是上楼去。

“你走上楼梯，进入卧室。为了不让某人逃走，你掏出手枪，屏住气，等待听到男人声音时开枪。不幸的哈斯勃鲁克先生听到脚步声，起床查看，见到了你，说了声：‘噢！’你认定是某人，怒喊‘你没想到我会来吧！’接着就开了一枪。你听到老先生中弹跌倒时的呻吟，才发现自己走错了屋杀错了人。有证人听到你说：‘上帝！我干了什么啊！’

“你下了楼梯，走出前门，顺手把门关好。你意识到没被人发现，就把手枪掷掉。那把手枪又恰巧被有私心的人看到后抬走了，所以我们没能找到。你回到自己家门口，又担心钥匙坏了不能开门。你摸了一下，发现门是半开的。不错，这是由于几分钟前有个人匆忙离去时让门半开着。由此，后来你对我们说哈斯勃鲁克家的门是半开的。

“你进入家门，立即上楼去。你忠诚的妻子刚拒绝一个妄图追求她的人，看见你突然回家，模样十分可怕，同时想到那个人差点

被你碰上，她吓得大叫一声。你没让她安静下来，反而告诉她关于你在火车站死里逃生的事，以免她追问你为什么模样如此可怕。这时候，隔壁人家的呼叫引起了她的注意。两人各有心思下楼走出家门。我就在这夜里看到你们夫妻俩。

“你为了自己和妻子的名誉，对你的所作所为保持沉默，既没向警方自首，也没向妻子忏悔。但你摆脱不了良心的谴责，终于说出了事实。虽然一时没人相信，以为你是精神错乱，而你妻子却逐渐有所疑虑。我没多久就认为你说的是实话，现在一切都清楚了。请问我的话有错吗？”

“嘘！”他表情很怪地看着我说。“请不要吵醒她。你看她睡得多么安宁。我不愿她这时候醒来。她太累了，而我未曾好好照顾她。”

我看他的样子和听他的声音，决定不再开口，就坐着不动。突然，船一摇晃，我抬头看到一堆黑乎乎的东西掉到河里，查布里斯基医生的坐位是空的。我大叫一声，船上的人都看到他抱着爱妻的尸体被河水冲走，没法救捞。我们决定为了他们的名誉，对外宣称夫妻俩是在船上失足落水溺死的。



## 沙漏和蜡烛

英国情报部门的密码专家兰德不到五十岁就提早退休了，主要是因为他将结婚，要过安静的生活，不会再在半夜里也被召去破译密码。

可是他的上司哈斯丁告诉他，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犯罪小说作家会议要请他去发表演讲，谈谈电码和密码。会议地点在皮卡迪利饭店，为期三天，他的演讲是在第二天的下午两点。兰德表示他不善言词，哈斯丁却叫他放心，因为会议主持人是章赛·奥希京，此人是著名的神秘小说作家和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如果他一时讲不下去，奥希京会机警地插话解围的。

兰德记起来，奥希京的电视节目每星期六晚上一个小时，专讲鬼故事。为了掌握时间，奥希京在桌上放一只沙漏（由上下相连的两只玻璃容器构成，颠倒放时，上部的沙粒开始流入下部，全部流完刚好一小时）；又为了增加神秘气氛，桌上还点有一根蜡烛。兰德常看这个节目，有机会认识奥希京自然再好不过，就答应哈斯丁说：“那我就去吧！”

那是十月份一个星期二的下午。兰德走进皮卡迪利饭店的大堂就遇到出版商贝洛，这次会议的一位组织委员，他热情接待兰德，亲自陪他去乘电梯。电梯里有一位白发女作家，贝洛看了她的